青樓夢/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九回　留別有書增感慨　新編笑語解牢騷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送罷拜林，正欲入內，忽見有人遞來一信，取來一看，卻是青浦王竹卿所寄。便拿了進來，到梅花館展開視之，見上寫：

書奉挹香哥哥文几：憶自挹翠園相敘後，好景難忘，轉盼間裘將四易矣。暮雲春樹，時切懷思。幸蒙佳音時賜，鄙意稍舒。所勸早擇從良，妾亦感慚五內，奈何閱遍鬚眉，竟無當意。昔關盼盼詩云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覓有情郎。」信不誣也。茲有本城韓氏子者，家本小康，鸞弦初斷，食餼庠序，儒雅端方。是以琴瑟願調，於本月初三日已賦宜家之什矣。君原愛我，特柬告知。情合緣慳，還望葑菲勿念。臨池神往，不盡欲言。頌請儷安，諸荷愛照。辱愛妹王竹卿再拜。

挹香看罷，憮然而言曰：「美哉，美哉！」又曰：「其人乎，其人乎！竹妹妹遂了從良之願矣。」忽又想著三十六美分離之速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月不常圓，花難久豔，我金某將若之何？」不覺盈盈淚下。

愛卿見挹香流淚，便問道：「這是那個的信？為何看了流淚？」挹香道：「青浦的竹妹妹又從良去了。我想昔日之繁華，而今安在哉？」愛卿道：「怪也怪你不得。你是一個多情人，如今看這些姐妹們鸞飛鳳散，自然要添許多悵觸。然亦宜略略丟開些兒。

你看自己形容，這幾天憔悴了多少。若姐妹們不去早賦宜家，你日後更要替他們惆悵。」

挹香道：「話雖不差，但是我一腔難言難說的情形，如何得釋？」說著便和淚橫在榻上。

愛卿正欲再勸，恰巧琴、素等四人到來。小素見挹香淚汪汪睡在塌上，便問道：「你又在這裡下淚做什麼？」秋蘭道：「必然又在想眾姊妹了。」愛卿道：「一些不錯。方才閱了青浦竹卿姐信，知了于歸之事，無限不樂。我勸了他一回，他原如此。」琴音道：「不要惆悵，我們到園中去飲酒消愁罷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冬寒，園中有甚興致，倒不如就在梅花館一敘罷。」愛卿道：「妙極。園中朔風甚大，倒是此地好。」便命侍兒設席外房。不一時擺好，六人坐定。飲了數杯，愛卿道：「今日消寒，酒宜多飲，取巨觥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就是巨觥。」愛卿道：「我有令，各人斟滿一觥，然後說令。」素玉道：「使得。」於是斟滿六觥。愛卿道：「各人雙手將觥舉起，說《詩經》一句，側不得一側，平則不罰。側一側，罰酒一杯。」秋蘭道：「為何如此夸囈？」挹香道：「不側卻也容易，你們將觥舉起可也。」愛卿先捧起酒觥，說道：「關關雎鳩。」挹香便道：「妻子好合。」琴音道：「其人如玉。」素玉道：「琴瑟友之。」秋蘭道：「謔浪笑傲。」小素道：「莫不靜好。」各人放下巨觴。

愛卿道：「小素妹與秋妹俱罰四杯，挹香罰三觥，琴妹罰一觥，素妹罰二觥。」挹香道：「為何你自己不罰？我們何曾側一側？」愛卿道：「怎麼不仄？說過要平，仄不得一仄，你仄了三仄，自己去想。秋蘭妹、小素妹仄了四仄，快吃四觥罷。」五人俱飲了罰酒。

挹香謂愛卿道：「你如此狡猾，騙人罰酒。我也來說個謎兒，你們各猜看，有一人猜出，皆免罰酒。無人猜出，各罰五大觥。」便道：「提出戟來天下定，溫侯最喜作先鋒。打一用物。你們快些想。」五人聽了，想了良久，不能想出。秋蘭道：「用物頗多，那能想到。」素玉道：「挹香，你總要說明大的小的，方始好猜。」挹香道：「說明大小，不如告訴你們好了。」琴音道：「只要略說大概。」挹香道：「不說，不說。」小素發急道：「愛姐可曾猜著否？猜不著了大家都要罰的。」愛卿道：「挹香，你總要略露些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你們在衣飾中去想便了。」五人仍猜不出。挹香道：「快各罰五觥。」素玉道：「且慢。」便再一想道：「是矣，此物乃是拔槍太平貂領頭。」挹香拍手而贊道：「素妹妹實在靈悟，能猜此謎。」素玉道：「謎面渾成，一時難解。我細細拆開，方知『提起戟來』拔槍也，『天下定』太平也，『溫侯所喜』者貂蟬也，『作

先鋒』者領頭也。」愛挹等四人聽了，亦皆佩服。又飲了幾杯，用此菜，談講了一回，然後撤席。

一個乳媪抱吟梅至，一個乳媪抱小蘭至，挹香與之玩耍了一回。琴者等四人散去，挹香又至省親堂上與父母說了片刻閒話。回至書房，作了覆竹卿一函，無非囑其勿念之言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終日愁煩，時光甚速，到了除夕，謂愛卿道：「記得那年除夕，與拜林哥哥等仿唐、祝、文、周的故事，何等風趣，何等歡樂。今日一般除夕，眾美鸞離鳳散，真令人不堪回首矣。」說罷又涔涔淚下。愛卿等竭力勸解，始稍稍丟開。

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過了殘年，一瞬又是杏花時節。挹香正在書房悶悶，忽小素來問道：「今日園中天氣晴和，我們去遊玩一回罷。」挹香道：「好。」於是小素吩咐繡春端整些酒肴，然後邀了愛卿等一同進園。

愛卿道：「我們到海棠香館去罷。」素玉點頭稱善。於是六人進內，家人擺上酒肴，六人飲酒。挹香見了這「海棠香館」四字，不覺又大哭起來，弄得眾人不解。挹香道：「我曾記得大開詩社的時候，琴音妹與綺雲妹打鞦韆為戲，寶琴妹與月素妹觀魚小憩蕩槳為樂，何等快活。如今琴妹妹你與綺雲妹猶可相敘，寶妹妹與月妹妹已作人面桃花。我恨只恨未酬月妹美情，遽焉分別，如今只怕也怪著我薄倖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不該使你作從良之計。」說著撲簌簌淚流如雨。

愛卿道：「原來為此。如今事已如斯，我們且飲酒罷。自古道酒可澆愁。」素玉道：「不錯，大家來飲一杯。」

愛卿道：「挹香，你也不要惆悵，我來講個笑話，解解你的悶罷。」琴音、小素都稱佳妙。挹香道：「什麼笑話，」秋蘭道：「定然發鬆的。」愛卿道：「有個人善做燈謎，做出來總是窮工極致，令人好笑的。」挹香道：「是什麼燈謎？」愛卿道：「乃是處女看春宮，打《左傳》兩句。你們倒猜一猜看。」挹香聽了已覺好笑，便說道：「謎面已覺奇異，其謎必佳。」琴音、素玉等細細的搜索了一回，卻難猜著，便叫愛卿說出。愛卿笑道：「乃是『他日我如此，必嘗異味』。」挹香拍手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為什麼你也說得出這話兒？」愛卿道：「若不如此，焉能搏你一笑。」挹香大喜，便挽了愛卿的手，勾了琴音的頸道：「我幸虧看你們五位姐妹在此，不然叫我其將何以為情耶？」

愛卿笑道：「這許多事情，因為是你金挹香當其境地，有此惆悵。若換了別人，就沒有這等惆悵了。」挹香聽了答道：「若換了別人，雖則無此惆悵，亦無這許多姐妹憐惜了。」眾人點頭稱是。於是又飲了一回酒，六位美人同向花前閒步，見那許多名花如錦，獻媚爭妍，戲蝶游蜂，往來不絕。愛卿看到得意之時，不覺詩興勃然，即口占一絕云：

九十韶華景若何，遊人幾度戀花窠。

紅千紫萬添幽趣，不使春光忙裡過。

愛卿吟罷，忽見芍藥圃那邊有一對五彩的粉蝶兒冉冉飛來，愛卿見了這蝶兒，十分愛他，便攜了紈扇，覷定蝶兒，輕輕走上前來，撲那蝶兒。挹香、琴、素等五人在著薔薇院，倚在欄杆上，看愛卿追撲那蝶兒。誰知這蝶兒甚是刁頑，看見愛卿到來，那蝶兒即飛向牡丹亭而去。愛卿見蝶兒飛去，便攜了紈扇，緊緊追那蝶兒。趕到木香棚，那蝶兒竟飛上棚去，躲在花上，對愛卿看著。愛卿也呆了，對著那蝶兒看著。挹香等見那蝶兒飛上棚去，大家拍手笑道：「如今這蝶兒捉不牢了。」

愛卿心中惱著蝶兒，又聽素、琴等笑他捉不牢蝶兒，便指著蝶兒道：「蝶兒，任你逃到那裡，我總要捉你。」那蝶兒不知不覺仍躲在棚上，愛卿便回身至薔薇院，扯了挹香道：「你替我去捉那蝶兒。挹香道：「那蝶兒飛上棚了，捉不牢了。」愛卿心注蝶兒，乃道：「我定要捉那蝶兒。」便不管什麼，一手執了紈扇，一手扯了挹香，向木香棚而來。那蝶兒卻原在那裡，愛卿笑道：「呆蝶兒，如今要被我們捉住了。」於是便端了一座雲梯，排在木香棚下，那蝶兒依舊不動。愛卿便叫挹香去捉那蝶兒，挹香無奈，便去捉那蝶兒，那蝶兒未曾防備，被挹香一手一隻，把兩隻蝶兒都捉住了。愛卿見捉住那蝶兒，便拍手大喜道：「那蝶兒原被我們捉住了。」於是扶了挹香下來，挹香緊捉住那蝶兒，嘻嘻哈哈同至薔薇院。

眾人見挹香真個捉了蝶兒，便笑道：「虧你把這一對蝶兒都捉了。」於是愛卿叫挹香不要放這蝶兒，去取個兩根青絲髮，替那蝶兒縛了。愛卿自己捉了一隻蝶兒，挹香把那一隻蝶兒托小素捉了，一同回歸梅花館，將兩隻蝶兒分與吟梅、小蘭。那二人見了蝶兒十分歡喜，吟梅要白蝶兒，小蘭要五彩蝶兒，乃至鬧了一回，吟梅仍取五彩蝶兒。小蘭見吟梅取了五彩蝶兒，只得取了白蝶兒，便放在籠內養好蝶兒，又去探些花與蝶兒吃，

十分珍重那蝶兒。挹香見了那蝶兒，忽然想著自己了，乃說道：「我挹香如花下的蝶兒一般，賞遍名花。我與你們比那蝶兒還勝得多哩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吟梅與小蘭攜了蝶兒出去遊玩，挹香與愛卿重新在梅花館飲酒，挹香忽想著十八日乃愛卿誕辰，便說道：「三月十八日乃是姐姐三十誕日，理該一觴為慶。」愛卿道：「有什麼慶與不慶。」挹香道：「這是必須要的。況且今日你撲著這個蝶兒，明明說你與我同這對蝶兒，一樣的瓜瓞綿綿、百年偕老的意思。」

愛卿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也愚了，如何一個人去比那蝶兒？」挹香道：「你不要看那蝶兒不起，這對蝶兒卻有講究的。況且有花前蝶兒之名，人人都爭羨那蝶兒。況且『蝴蝶夢中家萬里』，詩人又借此蝶兒興比。這蝶兒真比別個蟲兒兩樣。」愛卿道：「難道這蝶兒如此貴重？」挹香道：「這蝶兒豈不貴重？昔莊子成地仙，化為蝶兒，人可化為蝶兒，則蝶兒足貴；借蝶兒以化仙，則蝶兒更足貴。姐姐何輕此蝶兒耶？」愛卿道：「你又不作地仙，又何必羨那蝶兒？」挹香道：「蝶兒有如此好處，怎麼不要羨慕那蝶兒？」愛卿笑道：「你與蝶兒，蝶兒與你，倒可謂之知己。不然你無蝶兒，亦不論此一番；蝶兒無你，焉能說得他淋漓盡致？」

挹香聽了，忽有所悟，見小蘭、吟梅至，便將籠內的蝶兒一指，慨然而歎道：「蝶兒，蝶兒，我將看破紅塵，洗空心地，要學莊周之化蝶兒矣。」說了一回，天色已晚，二人歸寢。

轉瞬間已近誕辰，挹香預命家人定了筵席，喚了戲班，打掃廳堂，懸燈結綵。一到十八日，先是諸鄰里到來慶賀，挹香俱以禮款之。然後官紳朋友與著親戚們陸續而來。傾刻間華堂歡樂，喜氣揚揚，較之昔日之園跡歌樓，大相懸隔，所以愛卿滿懷喜悅。

作者因亦欲往金家祝壽，諸公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